

為鬼魅飾似惟乎覆詭之朝

不穀何辭

萬曆甲午孟冬之吉

賜進士第榮祿大夫奉



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



糧餉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第二輯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蕭大亨

編輯點校：薄音湖 王雄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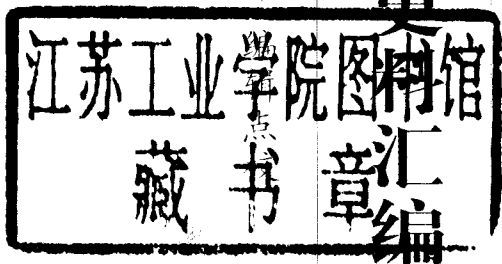


明代蒙古汉籍史

【第二辑】

薄音湖

王雄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2辑/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

—2版.—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10

ISBN 7-81074-159-4

I. 明… II. ①薄…②王… III. 蒙古族-民族历史-古籍-中国-明代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9905号

书 名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
编辑点校	薄音湖 王 雄
责任编辑	石 斌 邓池君
封面设计	张 瑜
出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235号(010021)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32
印 张	18.75
字 数	498千
版 期	2006年10月第2版 2006年10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1074-159-4/K·18
定 价	3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蒙古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

主 任 陈国庆

副主任 梁希侠(常务) 呼格吉勒图

委 员 旭日干 梁希侠 呼格吉勒图

陈国庆 孙 炯 云国宏

赵 英 何 江 石 斌

前 言

这是《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有关明代蒙古汉籍的特点及校点原则,请阅第一辑前言。

第二辑所收的汉籍史料共三十四种,为隆庆(1567—1571)至明末期间明人的著述,大体与第一辑相衔接。这一期间,明朝国计日艰,边防日蹙,与蒙古、女真等边外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加复杂,矛盾愈益突出。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有识之士,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给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撰写或辑录了大量包括蒙古在内的有关少数民族的著作。这些著作或系统记录明代蒙古的发展历史,或叙述某些事件的原委,或详述蒙古社会状况、首领世系及部落驻地,或收录蒙古首领的书信表文,或以图说明蒙古边界形势,其中不乏作者亲历目睹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明代蒙古史的研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我们尽量将这些珍贵资料辑录出来,但限于印刷条件和篇幅,有些颇值参考的地图未能收入,一些较有价值的著述亦须割爱。这是十分遗憾的,只好俟诸将来条件改善,再予弥补。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于1994年出版后,所印一千册在二三年内便告售罄。一方面反映了随着蒙古史研究的迅速发展与扩大,对于史料的需求已远不限于专职科研人员;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蒙古学信息》期刊上曾对第一辑作书评说:“有益学界,功德无量。”我们愿为“功德”事而竭尽绵薄。

第二辑的整理,请于默颖女士承担了六万余字的校点工作。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是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研究项目,感谢全国高校古委会和内蒙古高校古委会的大力支持,使这一工作得以持续进行,克期完成。第二辑的出版,得到了内蒙古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辑汇编初版于2000年,此次再版对原书中的错漏作了校订。限于水平,疏漏之处一定还有不少,尚祈读者不吝赐教,以利于今后各辑的点校工作。

编者

2006年9月

目 录

大宁考	杨守谦(1)
庚戌始末志	王世贞(16)
北虏始末志	王世贞(21)
三卫志	王世贞(25)
九边图说	霍冀(27)
防边纪事	高拱(47)
伏戎纪事	高拱(57)
搃虏纪事	高拱(73)
云中处降录	方逢时(78)
款塞始末	刘应箕(90)
云中降虏传	刘绍恤(94)
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	俺答(102)
赵全献牒	佚名(107)
俺答前志	冯时可(118)
俺答后志	冯时可(129)
抚夷纪略	郑洛(137)
与经略尚书郑洛书	三娘子(174)

- 两朝平攘录(节选) 诸葛元声(176)
- 三娘子 吴震元(207)
- 明会典(节录) 申时行(211)
- 续文献通考(节选) 王圻(219)
- 北虏风俗(附北虏世系) 萧大亨(236)
- 登坛必究(节选) 王鸣鹤(268)
-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杨时宁(276)
- 卢龙塞略(节选) 郭造卿(366)
- 三云筹俎考(节选) 王士琦(382)
- 通贡传 焦竑(432)
- 开原图说(节录) 冯瑗(442)
- 辽夷略(节录) 张鼐(470)
- 四夷考(节选) 叶向高(482)
- 武备志(节录) 茅元仪(527)
- 蓟门考 米万春(545)
- 蓟镇边防(节录) 戚继光(557)
- 王享记(节选) 何乔远(566)

大 宁 考

杨守谦

【题解】《大宁考》一卷，杨守谦撰。杨守谦(?—1550)字允亨，号次村，湖广长沙(今湖南长沙)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累官保定巡抚。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兵临北京，守谦率师入援，进兵部右侍郎，协同大将军仇鸾提督内外诸军事，坐失误军机下狱，戮于市。《大宁考》是关于明都北京燕山以北地区历史民族变迁情况的专题著述，于明代尤详。集中记述了蒙古兀良哈三卫在该地的活动情况、该地的战略地位和明朝对三卫的总体政策策略。其中引述的一些明人著述和口碑材料，弥足珍贵。据明刻《名臣宁攘要编》本校点。

赵时春大宁考叙

《书》称戎狄荒服，周公兼夷狄以宁百姓，孔子内中国外夷狄而成《春秋》，圣人之忧深矣。皇朝象天枢以定都，大宁故地密迩包荒，残胡列于采卫之间，兹岂欲轶虞夏而超周、孔哉，亦权时度宜以安人耳。曩时春为官僚，唐子顺之曰：“尝闻之都御史王公大用云，厚赏以复故地，是为上策。”时春以为未然，恐袭国威以启戎心，莫若垣山

堑谷,结庐屯戍,乘高瞰下,而田其中,置为永业。广不逾三百里,里居百兵,不啻三万人足矣。今长沙杨子之《大宁考》,其深有意于兹乎?不然,何其索之精而谟之渊也。抑是考以泰宁、福余为足忧,以朵颜据险为足恃,此为北虏言耳。北虏之不能越三卫而南盗固矣。使三卫弱则且折而合于虏,其强也,安能保其为畿甸之纯臣乎。刘元海亦西晋之质子,而阿骨打者天祚之舞佞也。时春于是乎有私忧过计焉。若夫柔远能迓,招徕折冲,此真大圣人能事而臣子之所深望焉者也。王公新召用,杨子旧职方,必大有以对。杨洪休而茂树勋业,岂浅夫之愚虑所及哉。姑序以俟也。

大宁考

宋苏洵言:“守道有三,曰正、奇、伏。”夫自虏患之日殷也,议者知守雁门、井陘,而不知备紫荆。谦因为《紫荆考》。紫荆者虏寇京畿正道也。今知守紫荆矣,然有奇与伏焉,则古北是也。其地故属大宁,因又为《大宁考》,而以东虏开平附,皆有关于古北云尔。

大宁者,本奚部。唐初其地属营州,贞观中奚酋可度内附,乃置饶乐郡。辽为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为北京路总管府,领兴中府及义、瑞、兴、高、锦、利、惠、川、建、和十州。中统三年割兴州及松山属上都路,至元五年并和州入利州为永和乡,七年兴中府降为州,仍隶北京为大宁,二十五年改为武平路,后复为大宁。户四万六千六百,口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领司一、县七、州九。国初割锦、义、建、利诸州属辽东,设大宁都司于惠州之地,领营州左屯、右屯、中屯、前屯、后屯,兴州左屯、右屯、中屯、前屯、后屯,大宁前、大宁中、会州、卢龙、东胜等二十余卫,封建宁府,而于潢水之北处迤北降虏,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三卫虏从成祖征伐,战甚力,因弃与之,徙大宁都司于保定,营州左卫于顺义,右卫于蓟州,中卫于平谷,前卫于香河,后卫于三河,兴州左卫于玉田,右卫于迁安,前卫于丰润,后卫于

三河，中卫于良乡，大宁前中卫、会州卫于京师，卢龙卫于抚宁，东胜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宁府移封江西。山川形胜与虏共之矣。

谦按，大宁之弃非成祖之初意也。永乐八年北伐至鸣镝戍，语大学士金幼孜曰：“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大宁、辽东、宁夏、甘肃，则边境可永无事矣。”夫守大宁、辽东而曰永无事，是知弃大宁非成祖之初意也。自是辽东折右臂，宣府折左臂，松关潢水之险顾在虏矣。呜呼，开平之弃，丧地三百里，岂亦以无大宁故邪？谦于是重有慨焉。

东虏者本兀良哈之地，春秋为山戎，汉为奚部，东汉征败之，走匿松漠。后魏之先复居于此，号库莫奚。贞观中奚酋可度内附，后服属契丹，元并之为大宁路北境。洪武二十三年征败北胡，来降者众，诏于潢水北兀良哈之地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以处之，使为东北外藩，命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等官，各领所部。成祖征伐，每简其骁健为前锋，得其死力。成祖因徙大宁于内郡，而以其地与之。自古北口至山海关为朵颜，自辽东广宁前屯卫到广宁白云山为泰宁，自白云山至开原为福余。岁许卫百人入贡，其锡贡殊厚。

谦按，三卫之置非成祖之初意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时狡焉以逞豕心，则子孙之忧尔。虽然，自立三卫至今殆百五六十一年，平滦诸州未尝一遭北虏之祸者，则三卫屏捍之力也。语称“守在四夷”，非此类邪？使吾食足兵强，信乎守固，三卫者永吾藩焉尔，此成祖之贻谋也。

开平者在独石北三百里，金为桓州，有二城，南为新城，北为故城，相距三十里，即汉乌桓城也。元世祖命刘秉忠于新桓州东四十五里建开平府，龙冈蟠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郁葱。东北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鹞者盖产于此。山多材木，水饶鱼虾，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居民利之。后升为上都，又为大都元君岁一幸焉以避暑。国初即其地设开平卫，置马驿八，东则凉亭、沈河、赛峰、黄崖四驿，接大宁古北口。凉亭，金章宗诞生地也。西则环州、威虏、

明安、隰宁四驿,接独石。成祖尝语大学士金幼孜曰:“今守开平、兴和、大宁,边境可永无事。”其后大宁、兴和皆弃不守,开平遂外列,特孤悬,运道艰远,宣德五年乃徙卫于独石,因又弃地三百余里,龙冈滦河之险缘失据云。

谦按,大宁弃而开平不可守矣,开平不可守而古北之路可虞矣。夫自京师至古北口仅二百五六十里,古北口至开平仅四驿,开平今固北虏巢也,吁,亦孔迩矣。夫古北之地今属朵颜,朵颜者固我之藩也,然藩在虏而不在我,我可以无备乎?斩关夺门,盗也,他户之不扃键而入者,亦盗也,所谓奇与伏也,恶可以遽忽哉。

汉武帝遣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左北平、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伺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谦按,汉武帝置河西五郡,间西戎交党以断匈奴右臂,人皆知之矣。至其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左北平、辽东五郡塞外,岁一朝见,使不得与匈奴交通,盖以断匈奴左臂,人则鲜知之尔。渔阳,今之蓟州,其外正为大宁。成祖徙朵颜于此,泰宁、福余于广宁,岁许朝贡,固亦汉武之意也。西建甘肃,东置三卫,使北虏失左右手,神谋睿算,固与雄才大略者同符哉。谦尝谓置三卫亦守在四夷之策,观此信然。

汉世祖建武中乌桓渐强盛,抄击匈奴,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遗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余人诣阙朝贡,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时司徒掾班彪上言:“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臣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为有益于附集,省国之边患。”帝从之,于是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

谦按,世祖之见,武帝之貽谟也。宁城即怀安。成祖令三卫入贡,厚贖之币帛,授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诸官,与世祖赂以币

帛，封为侯王正同，而我朝名义尤正。呜呼盛矣。

永乐二十二年成祖北伐，四月丁卯次独石，庚午次隰宁，辛未次西凉亭，甲戌次闵安，己亥次威虏镇，丁卯次环州，戊寅次双塔，己卯次开平。

谦按，此金文靖公《北征录》所载独石至开平道里也。谦初考开平东西八马驿，犹不敢信，及见公所载，若合符节，则知记载之言有不诬者。萧相国先收图籍为此也。其曰西凉亭、闵安、双塔者，今所谓腰站耳，西凉亭盖对东凉亭而言也。闻成祖行师，日四五十里，然则独石至开平信三百里耳。以西驿计东驿，不又有可知载。

宋宣和四年，金主阿骨打攻打辽燕京时，辽主延禧走云中，留守李处温以耶律淳称帝，遥废延禧为庶人。耶律淳寻死，其妻萧氏称太后，主国事。金兵至居庸关，崖石自崩，戍卒多压死，辽兵不战而溃。阿骨打至燕京，自南门入，萧氏自古北口趋天德。

谦按，此辽人走古北事也。宣府西有天德山，《辽史》又以天德为中受降之地。然中受降在大同境外直西五百余里，势不相及，以宣府为是。夫金人之攻辽也，先取上京，今广宁也，次中京，今大宁也，次西京，今大同也，然后由居庸取燕京。大宁既为金有矣，萧氏乃能走古北者。古北，大宁西鄙北出之捷路也，此亦可证哉。

谦按，金人起辽东取大宁矣，不由大宁取燕京，乃西取大同，由居庸入。岂惟金哉，辽人起辽左立中京矣（即大宁），不由大宁取燕京，乃西取宣、大，亦由居庸入。元人起和林，于开平密迩也，不由古北取燕京，乃南取宣、大，由紫荆入，岂以古北诸口皆狭路微径，非大兵出入地邪。成祖举大宁与人若不甚惜，而于宣、大、紫荆诸关经营独详，岂非有见于此哉？虽然，邓艾入蜀不由剑阁，尚让人陝不由潼关，兵亦何常之有？此苏洵氏所谓奇与伏也，亦恶可忽诸？

靖难师起，议取大宁，诸将咸难松亭关险，乃袭刘家口，径趋大宁

口,亦险,单人马乃可度。

谦按,观成祖由燕取大宁之难,则知大宁难乎取燕矣,此辽、金、元必由居庸、紫荆也。成祖之轻弃大宁也,固以此哉。夫大宁之难取也,取卒以袭。袭者,掩其不备之谓也,是故古北在今亦防其袭云尔。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曹操击乌桓,行至易,郭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不如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绍数遣使召田畴,又即授将军印,使统其众,畴皆拒之。然每忿乌桓多杀本郡冠盖,意欲讨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畴即至随军,次无终。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畴曰:“此道秋夏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尚有微径。若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可不战而禽也。”操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上徐无山,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袁尚、袁熙与蹋顿等将数万骑逆军。八月操登白狼山,卒与虏遇,纵兵击之,虏众大崩,斩蹋顿,降者二十余万,徙中国为齐人。尚、熙奔辽东。时天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三十余丈方得水。操初征蹋顿,诸将多谏,既还,科问前谏者,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封田畴为亭侯。

谦按,此中国征东虏事也。史谓无终,右北平县。柳城在北平东北,即今广宁。白檀在北平南,徐无在卢龙之北、白檀之南。白狼,山名,在幽州东北乌桓地中。乌桓本东胡余种,蹋顿则又居辽水西,今广宁、大宁之地。鲜卑,乌桓别号。北平即今蓟州,卢龙今永平属县。操上徐无,堑山堙谷五百里,经白檀,涉鲜卑庭,指柳城,盖由永平之北,经大宁至广宁。时公孙康据辽东,即今辽阳,故熙、尚奔之耳。然曰堑山堙谷五百里,则其险可知。

二百里无水，杀马为食，亦甚危矣。郭嘉曰轻兵兼道，掩其不意，盖亦袭之谓也。此与成祖之袭大宁正同。吁，英雄之见千古一律哉。

谦按，杜氏《通典》谓鲜卑为东胡之支，居鲜卑山，因号焉。注谓鲜卑山在柳城，又鲜卑俗，春月大会于饶乐水，而大宁者故饶乐郡。然则操之涉鲜卑庭，指柳城，其为经大宁至广宁无疑矣。

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门至望京馆，五十里至顺州，七十里至檀州，渐出山，五十里至金沟馆。将至馆，川原平旷，谓之金沟淀。自此入山，请曲登陟，无复里堠，但以马行记日，约其里数。九十至古北口，两傍峻崖，仅容车轨。又度德胜岭，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八十里至新馆，过雕窠岭、偏枪岭，四十里至如来馆，过乌滦河，东有滦州。又过(黑)[墨]斗岭、度云岭、芹菜岭，七十里至柳沟馆。松亭岭甚险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八十里至鹿儿峡馆，过虾蟆岭，九十里至铁浆馆，过石子岭，自此渐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馆，八十里至通天馆，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圆才四里许，门但重屋，无筑阌之制。南门曰朱夏门，内通步廊，多坊门，又有市楼四，曰天方、大衢、通阌、望阙。次至大同馆，其门正北曰阳德、闾阖，城内西南隅冈上有寺，城南有园圃，宴射之所。自过古北口，居人草庵板屋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陇上，虞沙所壅。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多青盐黄豕。

谦按，此古北至大宁路也，顺即顺义，檀即密云，松亭岭即松亭关，成祖时诸将所难者，曾亦曰岭甚险峻。图籍之有益于攻守也，不益信矣乎。古北口两傍峻崖仅容车轨，其非大兵出入地也，益彰彰明矣。

谦按，大宁之地宜归中国也。板屋耕种，长松郁然，非大漠比，此与宣大何殊哉。所谓大定府者，闻其城堞宛然故在，是故记其道里，以备他日攻取者采焉。

于肃愍公奏议曰,兵部准礼部咨礼科译出泰宁等卫都督金事革干帖木儿完等番字奏文十三道,内一道:皇帝洪福。前泰宁卫都督金事革干帖木儿完奏,比先有圣旨,北边凡事务着来奏报。在前也先着我每回本地方时,留住兀捏帖木儿王千八人,如今也放他每道回来了。他每道,也先的人马因见脱脱不花王的亲属有几个反出去了,革干帖木儿完同母并众头目想朝廷恩赐,尽心出气力。又一道:皇帝洪福。前朵颜卫奴婢朵罗干奏,我每顺天道,敬朝廷,四散住坐,不曾作歹。我今正要差人来朝贡。听脱脱不花王弟男无了,有帖骨思太子、脱赤知院、纳哈帖木儿左丞等,两起前后反出去了,说也先太师在阿刺忽马乞可兰海子、卜鱼儿海子等处地面住扎等因。景泰三年奏。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移咨到部,参照泰宁等卫革干帖木儿完等世受国恩,锡以官爵,开设卫分,捍御边方,其来已久。但夷虏之类反复多端,视强弱为叛服,乃其故态。近见也先梗化边方,遂乃舍顺效逆,阴相趋附。今因也先发遣回来,近我住种,乃以朝贡为名,因来奏报声息,名虽尊事朝廷,实则奸诈难测。其言也先人马多反出去,恐我边上打搅,及那营盘住近边。又言也先在阿刺忽马乞可兰海子等处住扎,未委虚的,难以凭信。犹恐各夷阴受也先约束,故虚报此事,缓我边备。况近日各边节报烟火声息,并贼窥伺,若不预为提备,诚恐仓卒无措,致误大计。

谦按,此北虏掠东虏事也。自景泰至今殆且百年,北虏乃未尝一至其地,此其故何邪?夷狄之性,互相吞啖,惟视强弱,盖东虏视昔强矣。谦闻正统间二虏交欢,每北虏入贡,常隐三卫,使臣见我待北虏厚也,出怨言,眈我虚实,阴为也先用,岂自遭荼掠之后交遂绝邪,虽交而防守不弛邪。三卫强,虽非我所欲,然能为我抗北虏,亦未为不利也。成祖固有见于此哉。

谦按,也先所掠者泰宁、福余耳,未尝掠朵颜也。然三卫惟朵颜与北虏为最近,盖其地险故耳。此其能为我藩也。

永乐八年成祖北征,二月二十四日发宣平,次万全。二十五日次

兴和。二月十五日发兴和，次鸣銮戍。初十日发鸣銮戍，次凌霄峰。十六日发凌霄峰，次锦水碛。十九日次环琼圃，二十日次压虏川。二十二日发压虏川，次金刚阜。二十五日发金刚阜，次甘泉。上语大学士金幼孜曰：“此地去辽东可千里，朕尝问女真人，故知之。”

谦按，此北虏通东虏道也。非成祖神武，数穷远讨，其孰能知之？他日又语幼孜曰：“由此去开平。”夫辽东、开平之道，成祖皆尝以语臣下矣，大宁独未语及，岂大宁不通北虏邪？北虏能掠泰宁、福余、建州、海西诸夷，独未至朵颜，岂为是哉？（泰宁、福余近广宁，建州、海西近开原，独朵颜尽有大宁之地）

宣府人冯宝曰，宝常游四海冶，东十五里有大川，宽处可一二里，前人斫大树倒着川中，狭处仅二三丈，以巨木为柞。盖即潮河川。川东北有山曰万塔黄崖，山巅有塔，黄色，相传金为之，余塔不可数，皆元人遗迹。东虏每过塔下赛驼致敬。宝又曰，独石东南有李家庄（即龙门所），庄北有万松沟，沟有朵颜花当部落寨。万松森郁，不可进。沟东南有葫芦峪，峪有二口，狭仅二十余丈，中则宽衍，形如葫芦。近峪口曰黄崖峪，东南通古北口，花当巢穴也。

谦按，宝所望万塔黄崖者，盖以葫芦峪、黄崖口为近口，盖因山得名。谦所考开平东四驿凉亭、沈河、赛峰、黄崖接古北者，即此黄崖口，口正在独石东。纪载之言岂欺我哉。夫西驿环州、威虏、明安、隰宁皆在独石北，然则东驿凉亭、沈河、赛峰宜与东驿对，亦在独石东北也，盖明矣。

谦按，葫芦、万松险矣，东虏易守矣，此北虏不能至其地也，此其能抗北虏也。谦尝谓朵颜于北虏为最近，独不被兵，必其地险。及闻宝言，脱然无疑矣。

谦按，宝所见斫树柞木，盖成化、弘治间所为备朵颜者。先朝经略之胜如此，疆圉有不宁者哉。

谦闻近年宣府守臣于李家庄虏颇事捕杀，以希功赏，且松树多所斩伐。夫此虏于我虽鼠窃时不能无，而可为我守古北之路，